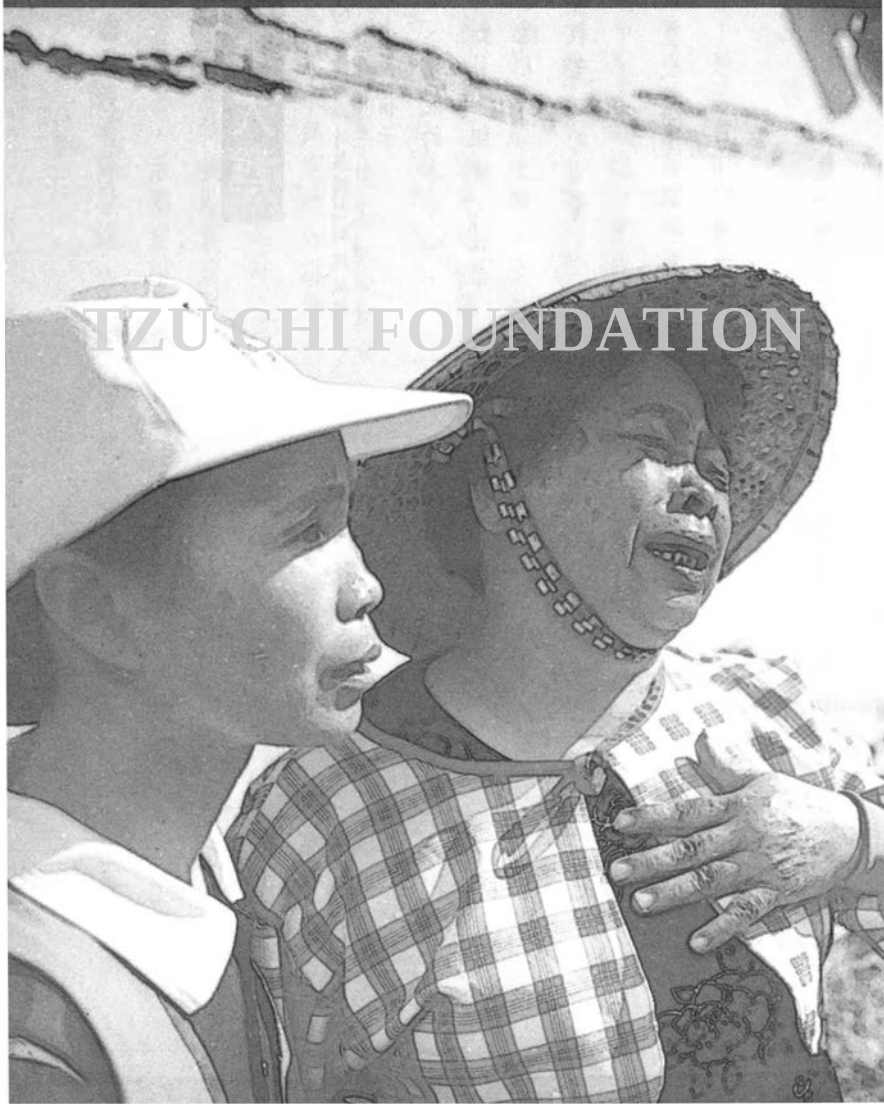


無情荒地 有情天

TZU CHI FOUNDATION



讓愛化解大難

◎ 吳鈴嬌（時報周刊副總編輯）

沒有任何的命令、指示，
有的就是良知、良能的本分心，
台灣慈濟人的動員、組織、效率
一次一次地示現，
慈濟人「聞聲救苦」的力量
是大地震苦難中，
冉冉升起的希望火光！

TZU CHI FOUNDATION





九月二十一日凌晨一點四十七分，七點三級的大地震，頓時毀掉台灣的富逸安樂。

凌晨三點，慈濟台中分會成立救災中心。

凌晨四點，慈濟新莊聯絡處成立救災中心。

凌晨五點，慈濟台北分會成立救災中心。

凌晨六點，集集、埔里、東勢、太平、斗六……醫療站一一設立。

在花蓮精舍的證嚴法師，凌晨兩點走出寮房，進入大殿，常住師父們也一一跟進，精舍裏的電話就此此起彼落。地來往全省四個分會、十四個聯絡處，一張緊密的聯絡網立刻伸張開來。

住在台北新莊的李桂忠被地震震醒後，不到兩點就接到鄭春寶師兄的電話。鄭師兄在電話中鎮定地告訴他，離家不到五百公尺的「博士的家」整個垮下來，肯定需要幫忙。掛上電話，馬上又撥出其他慈誠隊師兄的電話。

住在台中的蕭惠特被地震震醒後，立刻起身穿戴上慈濟志工的制服，他直覺地往台中分會奔去，活動組組長林美蘭也趕到，救災中心於是成立。從那一刻起，他們的白布鞋沒有停歇過，在國內外的救援經驗讓他們有條不紊地動員起

來，只是心痛、心痛、心痛啊！

這個月初，為了土耳其大地震死傷數萬，慈濟曾發動全省委員募款賑災，證嚴法師諄諄叮嚀要用大愛、大福來化解大難，同時提醒大家要「居安思危」。三天的街頭勸募並不理想，有人理直氣壯地說：「土耳其跟我們有什麼關係，台灣都救不了了，還救到土耳其去！」法師聽了很傷心，他說，我們都是人啊！聽得到、走得到、做得到的地方我們都應該去救啊！不要說台灣救不了，台灣現在很平安，我們有能力去幫助人，我們應該發好願，萬一要人家救，就要付出慘痛的代價。

師父的話言猶在耳，慘痛的災難怎麼就現前了！

世間無常，國土危脆，四大皆空，本就是生命的特質，人的覺知卻有遲早。證嚴法師領導慈濟功德會，點點滴滴就是要去啓發人性最深沈的良知、良能。三十四年來，從三十個會員做起，目前全球加入實際志工工作，有一萬五千多位委員，而持續定期捐款的會員也有一百多萬。從一九九一年，第一次為南亞孟加拉水災賑災起，慈濟就展開國際救援；同年中國大陸華中、華東水災，慈濟就以直接、重點、尊重、人道的原則，做起「一眼觀時千眼觀，一手



情至人間中的盪盪

動時千手動」的菩薩行來。當時，台灣錢淹腳目，淹得人人醉醺醺；師父的「濟貧」、「教富」不曾中斷過。

慈濟人為什麼能心甘情願地付出再付出？他們不會引經據典搬大道理，頂多是說「本分」，再多會說「以師志為己志」，很少人再說更多了，因為說三丈，不如做一尺，一切是：「做就對了！」

因此，不論在美國的大峽谷，在非洲的衣索匹亞，甚至桃園空難，集集大地震，都看得到慈濟人的身影。慈濟的年鑑一年比一年厚，慈濟的故事讓「大愛電視台」有取之不竭、用之不盡的題材。

證嚴法師說，愛是相互循環的，善是相互影響的，而人生的價值在於功能的發揮，只要播下一粒善與愛的種子，都有開花結果的一天。

法師的和敬寬柔，智慧行止，數十年如一日，他的身體力行，就是慈濟人的榜樣；因此，不用任何的命令與指示，一聽到災難的發生，慈濟人就動起來了。

九二一凌晨四點，新莊、台中的菜市場裏，已有慈濟的師兄姊在採買了。他們不僅自動自發，還自掏腰包，買了蔬菜米麵，還不忘買水帶鍋瓢瓦斯，出

動了醫療車輛還不忘少見的「洗澡車」。師父說：「多用心啊！」

慈濟人還是最踏實的「leave」，最早出現也最後離開，他們的行動要求是實際與效率，並且無限量地供應災區物質所需與無價的愛心。而最令人「錯愕」的是這些出錢出力的慈濟人，上山下海救苦救難後，還要雙手合十地道聲「感恩」與「祝福」！

感恩是感謝機緣，能夠做些好事，祝福是發好願願，人人吉祥平安。而感恩的心已成為慈濟人的文化了。

百年來台灣最大的災難正在考驗著我們，萬物萬事都在「說法」，天地雖不仁，但天地也在示現。慈濟人的組織、動員、效率是一面亮光光的鏡子，照到了黑暗處，也照出了人性的清明面。

法師說 讓大愛來化解大難吧！

TZU CHI FOUNDATION

災區一百個小時

◎楊景輝（快樂髮型三和店主任）

我不斷反覆思考著究竟是生意重要？
還是救災重要？

最後，

我決定暫時放下繁忙的工作，
不顧家人及女友的反對，
請假投入救災行列。

TZU CHI FOUNDATION



九月二十一日，一場無情的大地震，奪去了兩千多條人命，更造成數以萬計的家庭破碎。我無神地站在店門口，內心卻痛苦不堪；以往國內有任何天災人禍，我都可以毫無保留、捨我其誰地搶救災民——那是我的責任、我的志業！如今一場更大的浩劫發生了，我卻只能站在路邊……。我不斷反覆思考著究竟是生意重要？還是救災重要？最後，我決定暫時放下繁忙的工作，不顧家人及女友的反對，請假投入救災行列。

從台北一路飛奔中部災區，由豐原往東勢的路上，可以清楚地看到東倒西歪的建築物及零亂的物品，街頭上的民眾、指揮交通的警察、救災的工作人員……脚步是那麼地匆忙、緊張；馬路上則是處處可見軍車、警車、各式民間救災車輛，整個氣氛是緊張、慌亂而悲涼的。

抵達東勢鎮後，我被分派到的第一項任務是隨著直昇機搶運物資的工作。

當第一個架次到達和平鄉某鄉國小時，我先向村長打個招呼。他一看見我，很高興地緊握我的手，傾訴村裏的災情；說著說著，他竟掉下淚來。原以為他是太感動了，沒想到他卻告訴我：「我從不知道被人救是什麼感覺，現在我才知道被人救、讓人施捨，是那月痛苦……」在回程的直昇機上，我腦海裏



不斷重複著這句話。

我的第二項任務，是支援罹難者火化的事。

唐太太是東勢市區的受災戶，她有個在縣政府上班的老公和三個可愛的孩子，她的母親也在幾個月前搬來與他們一家人同住。

沒想到九月二十一日凌晨的大地震，硬是把她們的家攔腰折斷了！唐太太被斷裂的大梁和倒下的衣櫃掩護而幸免罹難，然而她卻失去了所有親人……

我和慈濟的師姊開車去東勢國小收容所，接她到農民醫院提領遺體。在前往殯儀館火化的路上，唐太太面無表情、不發一語，連親人的遺體送進火化爐前，道士問她有沒有什麼話要說，她只撫摸一下棺木，依舊不言不語，安靜得讓人害怕。哀莫大於心死，這樣的遭遇，叫她還能說什麼？

粵寧里是災情最嚴重的區域之一，里長的雙親也在大難中往生，小小一個粵寧里，街頭到巷尾死了十三個人。此地沒有廁所，災民在一條已不流動的水溝上架了幾條木頭，再用木板隔一隔，將就使用。

在東勢國中對面斷垣殘壁的小巷子裏，我遇見了魏老師。他引領我到一幢幾近倒塌的兩層樓建築物前告訴我：「這幢樓房本來住了一家四口。地震那

天，房子左邊的牆被隔壁倒塌的房子推垮，硬生生地壓在夫妻倆的腿上和孩子身上。先生忍著痛爬出來求救，鄰居攆著他到我家來。當時一片黑暗，外面四處是尖叫哀號，夾雜著救護車、救傷車的警笛聲。一片混亂中，我們合力拉出他太太，卻救不出孩子；好多磚塊、好多……他太太的腿被壓斷了，躺在外面的地上，邊流著血、邊哭著要孩子……」

太多了，故事太多了，每一戶都是家破人亡的故事。

回台北後，腦海中不斷浮現著片段的畫面 唐太太、魏老師、堆滿屍體的殯儀館……

記得有位災民說：「我看著阿媽被壓在磚瓦下，阿兵哥怎麼拉也拉不出來。雖然只是具屍體，但看見阿兵哥小心翼翼地用棉布蓋住阿媽露在外面的上半身，他趴在屍體上，用電鑽從重到外打碎石塊，然後攆著阿媽下來。」

無情的天災雖然震垮了我們的家園，卻震出了人性中的至真、至善、至美……吳念真在公益廣告中有段文字 別為今天的無力感到自責，讓我們許下一個心願，以後只要有需要我的時候、需要我的地方，我一定存在。

讓我們攜手同心，用真愛重建美麗的家園！

聽見「無聲的說法」

葉文鶯（慈

濟中文期刊 第五期

外旅遊的

想法，

來，

我一直沒有到國
我願意將錢省下
去參與國際賑災
體會別人的痛苦
啓發自己的悲心。

TZU CHI FOUNDATION



報名國際賑災志工多時的陳嘉正，原本已被通知將在九月二十三日前往印尼義診，卻因九二一大地震而縮編，向公司請好的假，正好用來救災。

除了太太鄭春梅之外，陳嘉正特地邀弟弟一同前往。他們被分派至南投市立體育館，協助分送物資到各災區。鄭春梅最初留在原地，白天煮飯菜，晚上到殯儀館助念，有幾天則與先生、小叔去發放物資。

「九月二十六日早上八點多，又發生芮氏六點八的餘震，名間一幢危樓倒塌，當時天空布滿煙塵，一片灰暗。」陳嘉正說：「原本住在那幢樓的居民已經遷往派出所，我擔心附近有人滿到波及，所以在一處矮房外面叫人，沒聽見任何回應，才到派出所慰問災民，並將最新災情回報至台中分會。」

百年大地震，災情前所未見。陳嘉正說，他曾沿著道路行駛，最後竟然看見路中央的白漆線向上拉抬至兩層樓高，路被自己堵住了！而災區一片混亂，面對剝那間集中一處的眾多罹難者，殯葬業者也忙不過來，在亟需人手的情況下，陳嘉正臨時權充一場公祭儀式中的司儀。當然他是毫無經驗的，只是憑著過去參加告別式的記憶和一分恭敬，引領儀式的進行。

「在殯儀館助念，如果看到阿兵哥們，我總會加上手語，向他們說『感



情至人間中的盪盪

恩!』因為很多遺體流出屍水、發出味道，他們在附近灑石灰、戴上口罩和手套，照樣抬屍，很了不起。」鄭志梅說，返回工作崗位之後，災區所見成了她不斷在班上及同事、家長、會員及親友間訴說的故事，身歷其境的她有一分使命感，要努力為災民勸募。

前往災區蓋大愛屋時，陳嘉正也邀請從事土木工程的表兄共襄善舉，至於他的弟弟因為參與緊急救災有所感動，當然也沒缺席。

「到了工地，大家只怕沒工作做，只要運送建材的卡車一到，我們就好像一群螞蟻遇到糖果！」陳嘉正說，我想每個人到災區，都會聽見一種『無聲的說法』吧！像我表兄從災區回來就想加入慈濟會員。」

十二月十九日，慈濟在岡山舉辦了一場為希望工程籌募基金的義賣園遊會，夫婦倆帶著鄭春梅班上十多位小朋友前去表演慈濟歌選及剉冰舞，振奮人心的節奏加上眼花撩亂的服裝道具吸引不少民眾駐足圍觀。

也許因曾深入災區，而啓發陳嘉正夫婦致力投入賑災工作。陳嘉正說：「還要把想去國外旅遊的錢省下來參與國際賑災，體會別人的痛苦，啓發自己的悲心。」

隨時補位

◎葉文鶯（慈濟中文期刊部記者）

如果當時殯儀館缺人抬棺木，
我一定上前補位。

我覺得，在這場無法避免的天災中，
其實有很多人並不怨天尤人，
這是最教人感動的地方。





震盪中的|人間|至情

在一場為希望工程募款的義賣園遊會中，不時見到一位慈誠隊員拿著竹掃帚掃除大門口的積水，或把帆布棚頂的積水趕落地面。不急不徐，即使雨點稍大些，也絲毫不影響他，一逕地默默做他認為該做的事。

五十七歲的慈誠隊員施議進，廿二一天開著小貨車駛入災區。南投縣市是他常跑的路線，看著一向熟悉的竹山街景遭受地震扭曲變形，他簡直不敢相信眼前所看到的，竟然是真的。

「地面好像被撕開了，我進到竹山的時候已經天黑了，車燈照到倒塌的房子和落差幾十尺的路面，很嚇人！我擔心這樣的路，車子還能繼續跑嗎？好像已經開到黑暗的地獄了！」施議進說。果然，通往名間的橋是不通的，他只好退回二水，繞道抵達南投市體育館。

晚上十點多，到殯儀館參與助念，從未同時間見過那麼多往生者的施議進，心裏大嘆：「可憐！」結束助念時已經十二點多，他於是返回車上睡覺。

次日，他運送物資到竹山，看到某個村落有十多位罹難者被放置在帆布遮棚底下，「那附近的草很長，日頭又大，我覺得他們死得太可憐了！就開始為往生者念佛。一位阿伯走過來，把屍蓋在一具屍體上的布，在那個少年的頭上

一直摸，但是眼淚都流不出來。」

同一時間，好多師姊都趕到搶救、挖掘的現場安慰家屬。施議進說，每當怪手喊停，家屬最是緊張，接著是呼天搶地、頓足捶胸，這時候師姊便會上前，安撫家屬的激動與哀慟。

「我忍著不要流淚，以免事情無法進行，不過那種場面，還是有少數幾位師姊忍不住，哭得很大聲。我們作志工如果不堅強一點，也會承受不了。我最佩服一位師姊，她在體育館從早上忙到晚，都在為亡者服務，看到她這樣，實在給我很大的勇氣。」施議進說，如朱當時殯儀館缺人抬棺木，他一定上前補位，畢竟災區很亂，不是任何事情都請得到專業人士。

在賑災過程，施議進看到有的人民很認命，也很惜福。有次，他看見一位帶著孩子的媽媽，特地拿出奶粉要送給她，她卻說：「請留給別人吧！」用餐時間，一位穿著不俗的婦人也拿著碗筷裝盛飯菜，跟其他人一樣默默地吃著。施議進覺得，在這場無法避免的災禍中，其實有很多人並不怨天尤人，而這正是教他最感動的地方。



TZU CHI FOUNDATION

親見「家破人亡」

◎葉文鶯（慈濟中文期刊部記者）

車子行駛到中寮，
醫護人員與當地師姊及災民們兩相對望，
大家都掉淚了，
原來這就是所謂的「家破人亡」。

九二一發生時，彭衛來正好待在全台地震最頻繁的花蓮。被震醒後，同住在精舍寮房的人了無睡意，有的擔心家人是否平安。半小時後，獲知重災區在中部。

次日，慈濟醫學院慈誠懿德會的成員仍然照原定課程上課，與彭衛來同是北區人醫會的六位醫師，心裏卻掛念著災區人員傷亡，急需醫療救護，上起課來有點心不在焉。

捱到中午，六位醫師決定搭飛機回台北，同時聯絡北區人醫會十多名護士，大夥兒在台北集合，開車南下台中。

彭衛來說：「大家都是接到通知就從工作崗位離開，像國泰醫院開刀房的護士高玲玲，來的時候還是穿著開刀房的隔離衣呢！我們這些穿著西裝的懿德爸爸也沒回家，還好提包裹本來就有準備藍天白雲制服！」

車子行駛到中寮，醫護人員與當地師姊及災民們兩相對望，大家都掉淚了，原來這就是所謂的「家破人亡」。

他們趕緊搭棚準備展開醫療服務，可是當時嚴重受傷的病患都設法外送，患有感冒、腸胃疾病或一般外傷的民眾，跟其他災民一樣，最急著想要的是獲



得帳棚和睡袋，顧不得身上的病與痛。

人醫會將隨車的一百多個帳棚和睡袋發放出去，並向災民解釋物資必會陸續補給。除了慈濟之外，其他個人或團體每有物資送達，總委託慈濟協助發放；於是人醫會成員分成兩組，有人義診，有的負責發放物資與慰問。

「一位老太太被送到醫療站時，已經奄奄一息，不知道是受驚嚇、受風寒，還是缺乏營養。我們中、西醫同會診，兩個小時後，她從昏迷中醒過來，這是我所看到比較危急的病人。」彭衛來說，由於災區斷水斷電，同一批人醫會成員在第三天撤回，由下一批接替，後來他又去義診過一次。

非但如此，彭衛來還到埔里太愛屋工地當了兩天小工。他說：「不管聽人家說或者看照片，久了都容易忘，所以我要親自體會。去工地的前一天正好下雨，地上都是爛泥巴，踩下去好像拔不出來，我們挖地基、搬鐵架，反正聽命行事就是了。」

「還有，去參與勸募對人生的感受才多呢！在為土耳其震災募款時，老實講，我一天向人家所募來的錢，比自己每天賺的還少，可是我們要學習的是就是向人彎腰、鞠躬，即使你說了老半天，人家連十塊錢都不願意投下去，我們

還是向他鞠躬。

『樂捐』，就是要人家高興捐，如果一個人手上有五塊錢，他沒有捐出來是正常的，因為那是他的錢；如果他捐出來，那是人家的一片好心。我覺得人生難得有這樣的功課可以學習啊！」

許多災民輾轉得知彭衛來的聯絡電話，除了道謝，有的還繼續向他請教疾病保健；也有覺得服藥效果不錯的，彭衛來甚至義不容辭郵寄藥劑與患者結緣。他說：「人都親自去看病了，更何況只是寄點藥過去。我還覺得自己付出太少了，應該做得更多呢！」

挖掘出奇蹟

◎林益民、張榮仁（聯合報記者）

孫家兄弟先後脫困

與久候的父母相擁時，
賴添益和哥哥跟在場的
救難人員、關心的群眾一樣，
心底都湧起一股暖意，
眼眶也溢出興奮的淚水
久久不能自己……

TZU CHI FOUNDATION



在東星大樓崩塌現場開挖土機救災，連續工作三十二小時沒有睡覺的司機賴添益，是發現孫啓光奇蹟生還的第一人。

賴添益說，他看到孫啓光出現在地洞口，一度還以為是救難人員，後來知道是困了好多天的受災民眾，那一刻，賴添益真是跟著高興。賴添益說聲「贊」，又興奮地開動挖土機投入救災。

二十五歲的賴添益，開挖土機已有九年經驗，那天上午十一時許，他熟練地操作怪手挖斗整理坍塌現場滿地的斷瓦殘礫，身旁的台北市消防局救災隊、台北市救難協會的隊員正在處理一具焦屍；賴添益直覺地認為，附近瓦礫中隱隱透出生機，操作挖斗更小心翼翼。賴添益的怪手挖斗正要深挖時，挖斗下突然有一隻手臂猛揮，賴添益說：「我一看有人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猛踩煞車，挖斗幾乎貼到他的手掌」，當場還「真嚇出一身汗」。

賴添益定睛一看，孫啓光赤裸著上身、奮力從地洞中爬出來，起初他以為是參與救災的工人，但想到工人怎麼會打赤膊作業，才警覺自己差一點「二度傷害」受困一百三十小時的活口，趕快叫人搶救孫啓光。

消防局救災隊、救難協會韓海濤、陳長貴、呂沐軒和郭錦地等人立即拿著



情至人間|中的盪震

圓鋤、探照燈趕到地洞附近，以毛巾遮住孫啓光雙眼，趕緊順著高一尺、寬一尺半的地洞爬進去，救出哥哥孫啓峰。

家住貢寮鄉的賴添益曾經參加林肯大郡的救災工作，但那時主要是拆房子，不像這次是要搶救埋在土石下的受困者。他說，他和哥哥從二十一日就到現場輪流開一部挖土機救人，神經總得太緊，三十二小時無法睡覺；因為一直沒有救到人，他和一道來搶救的怪手司機都感到對家屬非常歉疚、懊惱。

賴添益這幾天挖到的都是屍體，有完好的，也有支離破碎的；看到家屬呼天搶地的哀嚎，鼻酸之外，不自覺地會有些自責，所以他們在災區開怪手都極小心，「即使家屬對我們的辛勞能夠諒解，但看到屍體還是很難過。」

孫家兄弟先後脫困與久候的母親相擁時，賴添益和哥哥跟在場的救難人員、關心的群眾一樣，心底都湧起一股暖意，眼眶也溢出興奮的淚水，久久不能自己。一向對當怪手司機很自豪的賴氏兄弟，又很快意地駕著怪手進入災區。

捨

健康

志業

◎葉文鶯（慈濟中區期刊部記者）

為土耳其震災走上街頭勸募時，
曾碰了不少釘子；

但是為九二一震災再度站立在街頭時，
卻有不少路人慷慨解囊，

甚至主動表示要加入慈濟會員。
前後的對照，

「台灣人還是很可愛！」

TZU CHI FOUNDATION





震盪中的|人|間|至|情

偶爾在路上看見喪家，羅吉仲不禁會想起他到東勢林場第二停屍間，協助九二一震災罹難者入殮的情景。

「早晨的東勢國中，從帳棚裏傳出一陣哭聲，我聽見一個孩子問媽媽：『爸爸呢？』小孩子不能老是待在停屍間，所以有的家屬便陪小孩回到帳棚區。」羅吉仲說，九月二十四日下午，東勢林場要為罹難者舉行入殮，由於平日就有參與往生助念的經驗，倒也不怕見到屍體或有任何禁忌，因此，指揮中心一下達這項任務，他立刻上車，不到東勢林場第二停屍間。

每四位志工分成一組，從幾平今人室息的棺木堆裏，陸續抬了四十二具空棺入內，整齊排好，並將棺蓋打開

「入殮開始時，阿兵哥負責把屍體從冰櫃抬出置於棺木旁邊，由我們志工慢慢放進去。有些遺體因為變形無法放入，我們就到外面換大一點的棺木；有時家屬想為他們的親人選定某一副棺木，我們也都配合做調整，只要家屬要求，我們都儘可能照做。」羅吉仲說：「也不知道從哪來的力量，大家都不覺得累。」

那天下午必須完成兩場入殮儀式，每一場的時間約兩小時；從九二一凌晨

的來不及告別，到入殮時刻的萬分難捨，家屬還是不免要被催促：「時間到了！時間到了！下一場準備要開始了。」看著家屬不願把內層的透明棺蓋蓋上，臥在棺木上痛哭，如此淒慘的生死永別，教羅吉伸也不由自主地輕撫往生者家屬痛哭過的棺蓋，想向往生者早說聲：「安息吧！」

從九二一當天下午隨車到達台中分會，羅吉伸運送物資到過大里、埔里、東勢，也在台中整理過堆積如山的物資，成天忙裏忙外，加上災區缺水，直到第五天返家後才洗澡。

接著，繼續投入中興新村、東勢、埔里等地大愛屋的建造工程，他說：「年輕的、專業的、沒有懼高症的員工上面做事；我六十歲了，只好在地面做材料補給、鎖緊螺絲等工作。一想到災民將有棲身之所，我就有說不出的高興。」

羅吉伸為土耳其震災走上街頭募款時，曾碰了不少釘子；但是當他為九二一震災再度站立在街頭時，卻有不少路人慷慨解囊，甚至主動表示要加入慈濟會員。前後的對照，羅吉伸仍不免要誇讚：「台灣人還是很可愛！」

親自到過災區，知道地震的可怕，也更加感恩加入慈濟，才有機會在九二



震盪中的|人|間|至|情

一賑災中盡點心力。問羅吉仲前後到災區蓋大愛屋共幾天？他也算不清楚了。原來，為了挪出更多時間投入慈濟，在確定兒子不願繼承他事業的情況下，他早已結束工廠營運，轉而迫隨妻子投入慈濟志業，因此可以不計「時間」當志工，捨「事業」做「志業」！

TZU CHI FOUNDATION

有「福」同享

◎葉文鶯（慈濟中文期刊部記者）

我以前不敢承擔事情，
一場地震卻把我的心震開了；
希望以後遇到事情，
我不再害怕擔責任，
這樣才能步上菩薩道。

TZU CHI FOUNDATION





震盪中的|人間|至|情

鄭純是一家電器行老闆娘，參加慈濟委員培訓這一年裏，她終於打破過去一成不變「看店、聽電話、抄住單」的生活。九二一震災，她不但到災區幫忙煮飯，連一向忙著為客戶運送家電安裝冷氣的先生，也因為手腳俐落、工作仔細，而被當地慈誠師兄「相中」

「楊老闆，要不要一起去蓋房？」聽說你很會做事，那裏正好很缺人手，一起去嘛！」頭家被說動了，這天，鄭純高興地在家看店，畢竟還沒有與慈濟真正「來電」的先生答應去當志工，多不容易啊！

「清晨三點半會有師兄來接他，才三點鐘，他已經穿好藍天白雲的制服站在我床前，嚇我一跳！我直誇他^{實在}是太好看了！」鄭純喜形於色地說：「先生去蓋大愛屋之前曾經歷一番波折，一下子來電話請他去，一下子又說人太多不必去了，他有點意興闌珊。我趕緊跟他說，在慈濟做事動作要快，不然很多人搶著做。最後總算工地還需要人，他才有機會去體會，這叫做夫妻有『福』同享啊！」

鄭純認為能幫災民做點事情，是自己的福氣。她說，九二一那天清晨，她一如往常去爬山，走至一處涼亭，看著附近一片墓地，她開始為「無常」而

哭，因為聽說房子倒塌不少，很多人來不及逃命。不多久，一群人自山下走上來，她聽見其中一個人說：「慈濟這次動員大批人力去救援。」鄭純一聽到「慈濟」，精神為之一振。

下山後，先生告知有人來電通知要到中部賑災；鄭純才拿起兩套藍天白雲，行李還未整理好，車子就在門外「叭叭」催人。這輛大巴士一路馳往埔里災區，鄭純擔任「香積組」，負責煮飯菜供應災民食用。

她說：「先生平常嫌我動作慢吞吞，可是在災區，我做事很快，烹飪功夫也彷彿進步了。晚上十點多，我們站得腳痠，拿筷子夾麵也夾不起來，為了繼續供餐，我們去借了塑膠手套，每麵一把一把抓到碗裏。」

不知何時，鄭純發現一對老夫妻站在她的背後，從穿著看起來生活環境應該不錯。

鄭純不確定他們兩人是否需要熱食，便問：「歐巴桑，我盛點米粉給你們用，好不好？」歐巴桑接過鄭純送來的米粉哭著說：「真是可憐！現在就算身上有錢，也買不到東西吃啊！」

鄭純記住資深委員的叮嚀，決不在災民面前掉淚，唯有以恭敬心面對任何



情至人間|中的盪盪

一位來到眼前的受災鄉親。

第二天，鄭純被指派負責點算慰問金，「我們一一算清楚，準備給埔里的委員去發放。那天經過我手中的發放金就有兩百八十萬耶！我姪女在慈濟服務，九二一清晨三點多，她就已經提到台北的倒塌大樓了。她跟我講，這兩百八十萬不過是慰問金的一小部分而已啊！」

透過賑災的過程，鄭純感受到加入慈濟的榮譽與使命；更教她高興的是，九二一震災前不久，她為先生拿了一張慈誠隊員培訓報名表，先生才推諉不想參加，沒想到去蓋大愛屋回來，先生竟有點著急地問她：「咦？我那張單子咧？」

TZU CHI FOUNDATION



TZU CHI FOUNDATION

◎ 洪金鑒（南投中興新村慈濟工

的我真希望自己

像
仙女一樣

是個

輕輕一揮手中的仙女棒，

（委員）

輕輕

變出

就能

滿谷的帳棚供災民使用

滿山



情至人間中的盪震

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一日，真希望在歷史上，不曾有過這一天！雖然已經過了十多天，但只要一闔上眼，災區的一切就如浪潮般湧入腦海！

九二一凌晨一點多，在睡夢中被強大的震動和怒吼聲驚醒，那震動的威力似乎就像整幢房子被甩出去一樣。一股強大的恐懼感襲來，我大聲念著：「阿彌陀佛！觀世音菩薩保佑！」心裏就怕房子倒了怎麼辦？這一刻真正感受到無常這麼接近我們！死亡離我們這麼近！

搖晃彷彿有一個世紀那麼長，

我真正感受到土耳其災民的驚嚇和痛苦。

不知搖晃了多久，感覺有一世紀那麼長，稍一停歇，才想到要趕快往外逃。叫醒三樓的大女兒、二女兒，又到三女兒房間，只見她仍安臥床上，不知事態嚴重；此時大女兒扶著老二到一樓，才發現老二驚嚇得眼睛短暫失明。

全家摸黑走過凌亂的客廳來到庭院，看見屋旁的圍牆不堪一震，全倒在隔壁的稻田中；對面天空一片火海，熊熊大火不斷燃燒，火光照亮半邊天。

只穿內衣褲的公公比我們先逃出來，嚇得全身發抖，我趕快為他穿上夾克，摟著他的肩膀說：「不要害怕，我們一直在做好事，佛菩薩會保佑我們！」

漫漫長夜一分一秒過去，由車上廣播得知震央在南投集集，位於地震帶的東勢、豐原、霧峰也是災情慘重，死傷人數持續增加。

想到地震前一天，在花蓮靜思堂參加委員培訓的最後一堂課，李彥學師兄播放土耳其賑災所拍的地震影片及照片，災害的慘況仍在腦海盤旋，沒想到才隔一天，同樣的災難竟然在自己家鄉上演！

凌晨兩點多安頓好家人後，不放心獨居的父母，和先生決定前往探視。開車到了村莊口，遠遠就看到有人示意無法通行，由於心中又急又憂，最後決定棄車徒步。

走一小段路後，才發現道路已擠壓變形、柏油路隆起一層樓高，冒險爬上跑至娘家，驚嚇的父母和鄰居全避在外。我摟著媽媽，眼淚不自覺流下來，感謝上蒼讓父母平安無恙！

整晚，鎮上猶如一座死城，除了汽車燈光，到處一片黑暗。我一夜無法入睡，腦中直閃過土耳其震災的畫面，此刻我真的感同身受、真正體會出土耳其



震盪中的|人間|至情

災民的驚嚇和痛苦！

天空終於露出曙光，

唯一的念頭是：趕快救人！

熬過漫漫長夜，天空終於露出曙光，我忍住頭痛、疲累，心中懸念著：房屋倒塌嚴重？傷亡人數多不多？唯一念頭只有 趕快幫忙救人！

想打電話給組長、資深委員，查詢如何進行救災工作，但所有通訊設備全被震毀無法聯絡，不得已只好驅車至草屯共修處。此處大門雖開卻空無一人，當下決定直赴草屯佑民醫院幫忙，因為護理是我的專長。

往醫院的路上，看見民宅倒塌、商店傾斜、道路龜裂，令人怵目驚心！到了急診室，只見內外擠滿受傷民眾哭泣、哀叫聲此起彼落，宛如人間煉獄。

大部分傷患都須縫合傷口，醫護人員忙得不可開交，我立即加入幫忙清理傷口、包紮，並不時握住他們的手，給予安慰。

由於停水停電，救護工作更形困難，需住院的重傷患者，得用擔架抬上六

樓，而醫院牆壁也嚴重龜裂，更讓人為院內病人感到不安！院外的空地，擠滿處理好的患者，驚慌、恐懼寫在每個人臉上。

九點多，慈濟人將熱食送到醫院，也採購一車的礦泉水和大家結緣；女兒也來醫院當志工，送礦泉水給每一個人。到了中午，病人已處理得差不多，於是回到慈濟救災中心，繼續其他工作。

救災中心有一大群志工忙得團團轉，不停地煮熱食，一車車地往災區送。下午，我隨車送熱食到內轆村、草屯鎮公所對面大樓搶救處及中寮鄉，所到之處，房屋倒塌不計其數，大樓也擱斷，尤其「土角厝」幾乎無一倖免，反應及行動力緩慢的老人，因而往生的不在少數。

進到中寮鄉，整街房舍幾乎全毀，隨處可見汽車壓扁在一樓。送完熱食正打算回來，卻傳來需要一位師兄和師姊幫往生者換衣服，遂義不容辭去幫忙。

往生者全放置於鄉公所對面，簡單的棚架下擺滿屍體，家屬的哭泣聲、燃燒紙錢的濃煙瀰漫空中，令人無比心酸。

有對姊妹告訴我，躺在地上的，是他們的母親，父親仍未挖出來；一位婦女則說，她先生原已逃出家門，又進去拿錢和鑰匙，就出不來了；還有師姊的弟



震盪中的|人間|至|情

弟和弟媳也雙雙往生，由於是獨子，媳婦又剛懷孕，師姊的母親痛不欲生！

當時正好檢察官來驗屍，當一^正掀開覆蓋的白布，露出一張張扭曲變形的臉，可以想見他們往生前，一^正承受非常大的驚嚇，但願我們的佛號聲，能讓他們往^上生的路上一路好走。

好多感人事蹟源源而來，
讓我們看到人性光輝面。

第三天起，組長分配我留守救災中心發放物資，幾乎每個來的人都是要睡袋和帳棚，八成的人都因受到驚嚇不敢進屋睡。但因睡袋數量有限，無法完全供應。此時的我真希望自己是個無^所不能的仙女，輕輕一揮手中的仙女棒，就能變出滿山滿谷的帳棚供大家使用。可惜我不是，只能看著他們帶著失望的眼神離開。

災後第八天，陪台中第五組師兄姊前往中寮鄉，洽詢土地蓋簡易屋事宜；和鄉長接洽後，得知有位簡太太^願提供三分多土地給慈濟興建簡易屋。深談

後，才知她的房子在地震中全毀，引起火燃燒，先生來不及逃出，燒死在屋內，等挖出來時已剩一堆白骨，只好就地撿骨入甕。她不忍鄉親餐風宿露，因此提供土地建屋。當時我們在場的人，真想向他們母子頂禮三拜！

另一位洪先生，也願意提供一公頃多的土地讓慈濟建屋。相談後，瞭解其父親原居住於中寮，他家在這次地震中也倒塌，還好及時逃出。他們同樣是受災戶，卻願意發揮助人的精神，讓我們看到了人性光輝的一面，也看到了台灣的希望！

經歷過大地震，好多感人事蹟源源湧現，大家不分你我、心手相連，只希望將災難減到最少，讓災民重拾信心。

地震中的消防隊

◎ 陳美昇（慈濟委員）

水裏來、火裏去，因為這是自己的選擇。

沒有勳章，沒有桂冠，甚至沒有掌聲。

在第一線，冒險救災的他們，無怨、也無悔。



我走過火中

但不是在慶典煙火中

也不是在晚會營火中

我走過水中

但不是在盛夏的游泳池中

也不是在秀麗的山林小溪中

「水裏來、火裏去」，是消防隊員生活的寫照。

九二一地震已過兩個多月，^{死傷}最慘重的山城

台中東勢鎮，消防英雄

們在慈濟援建的組合屋辦公室裏，回想那段救災的日子。

「那些日子到底是怎麼過的？^吃些什麼？睡在哪裏呀？」

片片段段的記憶，大家拼拼湊湊，都覺得好像做了一場夢。

「每次有災難，人家往家裏躲，我們反而要往外衝。因為，這是我們的職責嘛！」

「九二一地震，是我從事消防工作二十幾年來，所遇到的最大災難。」



情至問人|中的盪震

儘管心急如焚，張元炎一刻也不敢擅離職守。除了受理報案，還要呈報災情。

「上級單位和媒體一直問，死傷多少？倒塌多少？怎麼算啊？農民醫院地下室屍體都用堆的；堆不下，還多到林管處的臨時停屍間去了。」

「請派國軍來、派救難人員來，請派直升機來……」張元炎再三向外求援。

「我們一趟又一趟將血淋淋的傷者送到農民醫院去，

整個東勢好像變成地獄了。」

張弘暉和劉嘉鼎開著救護車，沿街救人。

張弘暉和劉嘉鼎開著救護車出去，到了文化街就被攔下來。進去倒塌的房子一看，有一男一女被壓在梁柱、泥磚下，已經沒有氣息。

「對不起！我還要趕去載傷患……」話還沒說完，一個男子惡狠狠地衝過來要打人：「你是消防隊，死了也要救。」

旁邊的人趕緊拉住男子，叫他們：「快走！不要理他。」兩人才得以脫身，開了救護車去救人。

「有一個警員被倒塌的房子埋住，他的太太也被壓傷，一直喊救命；一個小男孩仰臥著，已經罹難了。」

劉嘉鼎開車回去拿圓鋤和十字鎬，協同附近鄰居合力把婦人從瓦礫堆中救出來，送到醫院去。

「我們沿街一直廣播，請年輕力壯的人出來救人；也不斷有人攔車、求救。我們一趟又一趟將血淋淋的傷者送到農民醫院去。整個東勢好像變成地獄了。」

不久，一一九接獲報案：X街有火警！兩人和鎖家駒開了消防車就衝出去。繞了又繞，就是沒看到火。可能已經撲滅了，於是又開回來。

東勢地標，十四層的「王朝大樓」下陷半截；另一半則「躺」在馬路上。鎖家駒親自坐鎮指揮，劉嘉鼎則回去載雙節梯來救人。

不久，有一輛吊車加入搶救行列。在餘震不斷中，張弘暉冒險進入，在鋼筋糾結的小洞裏，逐層搜尋。



情至人間|人|中的盪震

住在后里的慈濟志工吳彩涼等數人，也乘坐吊車進入塌陷的樓層，救出一位身受重傷的加拿大婦女。

吳彩涼說，在接獲東勢的慈濟師姊求救電話後，就和十位志工漏夜趕進來。「慈濟的男眾志工曾受過一系列的救難訓練，正好派上用場。」

「如果不是兒子提早出生，我們一定也葬身瓦礫堆下了。」

黃忠智將妻兒安頓在安全處所後，就地加入搶救醫院病患的行列。

「如果不是兒子救了我們，地震冤魂將再添三條。」住在東勢本街的消防隊員黃忠智說。

黃忠智結婚兩年，太太即將臨盆。十八日到豐原漢忠醫院產檢時，醫師說隨時會生產，於是夫妻倆就辦理住院待產。

胖娃娃在第二天出生，醫院記錄的時間是「九月十九日上午九點二十一分」。

「九二一」的喜悅不到兩天，就碰上「九二一」大地震。

黃忠智將妻兒安頓在安全處所後，就地加入搶救醫院病患的行列。專業又年輕力壯的他，把老弱及病患揹下樓，並指揮疏散到安全的地方去。

得知東勢災情慘重，黃忠智立即趕回隊上。豐勢路中斷，他繞行卓蘭，從石圍斷橋旁的產業道路走。回到浩劫後的山城，那斷垣殘壁、滿目瘡痍的景象，看得他怵目驚心。

回到本街，所有的土角厝都夷為平地，黃忠智的房子也塌了。左右鄰居罹難了十九人，黃忠智難過得說不出話來。

「如果不是兒子提早出生，我們一定也葬身瓦礫堆下了。」人生是這樣無常，黃忠智抱著「撿回一條命」的心態，不眠不休地投入救災。

帶著妻小逃出來後，

劉嘉癸要趕回分隊報到，

就讀國中和國小的女兒抱著他，

哭著說：「爸爸！不要去！您不能走！！」



輪休在家的劉嘉癸，強震震壞了樓梯，房門也損壞。撞開門後，帶著妻小逃出來。出來一看，隔壁房屋已經倒塌了。劉嘉癸趕緊疏散民眾到東勢國中操場，再回老家探望年邁的父母。

看到父母無恙，劉嘉癸即刻趕回分隊報到，參加救災。就讀國中和國小的女兒抱著他，哭著說：「爸爸！爸爸！你不要去！你不能走！」不知道是孩子心裏害怕？還是擔心爸爸此去的安危？

「我是消防人員，救災救難本就是我的職責，怎麼可以只顧自己家裏呢？」他來到粵寧里。粵寧里的房屋都是連幢式的，整排整排地全倒，一樓全不見了，真是慘不忍睹。

附近民眾搬來發電機，大家合力用電動工具和鐵棒，將受困民眾「挖」出來。

住在石岡的劉宏恩也是休假在家，專業的敏感讓他立即開車返隊。當行經豐勢路時，看見梅子天橋倒塌下來，汽車過不去，才又回去改騎機車，冒險進到東勢來。

在本街和東蘭路，劉宏恩徒手掀開磚瓦和家具，救出許多人，有些受傷，

有些已經罹難了。

東勢消防隊全員九人，邱進吉和李進龍在新社受訓。地震發生後，受訓隊員就近支援新社分隊；而六萬人口、由東勢鎮，就只剩七位警消，加上義消全力以赴了。

第四天，張弘暉陪同消防大隊長到山上視察災情。

經過和平鄉雙崎，才順道回家探望。

年邁的母親見到他，忍不住痛哭起來。

受過救助隊訓練的張弘暉，三次登上直升機，和教官、國際救難隊、義消等，飛到中橫、德基水庫、谷關等地察看水庫和電廠的安危，搜尋並救助受困民眾。

從空中俯瞰，張弘暉看到青山「歪了頭，溪床下有被衝下去的工寮和汽車。他說，只能用四個字形容，那就是「慘不忍睹」。

橫貫公路幾乎整個路基都不見了。少數路段發現有車子，但不見人影。還



震盪中的|人間|至情

有隧道被土石全部掩埋，張弘暉遺憾地說：「就算有人，我們也無能為力。」

在德基水庫住了一夜，陸續把被困的電廠員工撤離。

出生入死，冒著生命危險救人，但是自己的家人呢？父母在和平鄉雙崎部落的老家，妻兒正好回到泰安士林部落的娘家。他重任在身，不能擅離職守，偏偏電訊不通，一家人分散三地，生死未卜。內心的煎熬，是無法形容的。

第四天，他陪同消防大隊長到山上視察災情。經過和平鄉雙崎，才順道回家探望。年邁的母親見到他，忍不住痛哭起來。

在往達觀部落的途中，張弘暉巧遇了魂牽夢繫的妻子：「就在河床開出來的臨時便道上，有一輛車子錯身而過，她就在裏面。」

張弘暉趕緊下車，追上去大喊。妻子下車見到他，雙腿一軟，跪在地上泣不成聲……夫妻相擁，恍如隔世。

在得知家人都平安後，張弘暉心裏稍稍舒坦，也依依不捨地揮別妻子，繼續踏上救難之途。

「那音訊全無的四天，你知道我是怎麼過的嗎？」說到這裏，鐵漢張弘暉哽咽了。

由於消防大樓震壞了，
在河濱公園搭起帳棚，擺兩張長條桌子，寫張海報，
就是消防隊的「克難」辦公室了。

值班的張元炎心繫家人，又不敢離開分隊。天亮後，劉嘉癸叫他：「回家去看看父母，我幫你接電話。」張元炎這才回家去，父母弟妹幸而無恙；只是台中電訊不通，不知妻兒情況，心裏依舊焦急。直到第二天中午，得知妻兒平安，才放下心來。

劉嘉鼎也是天亮後，借了摩托車回去看太太和小孩。再騎過斷裂、下陷的東豐大橋，回大甲溪對岸的老家看母親。

「我回家知道父母平安，掉頭就回來了。」劉嘉鼎說：「因為我是消防隊員，不能因私廢公。」

小隊長鎖家駒也牽掛家小，無奈身負重任，沒辦法回家。幸好哥哥來看他，帶來全家「平安」的好消息，他才放下心裏的「一塊大石頭」。

聯外道路全部中斷，東勢成為孤島。消防隊和義消不停地搶救受困民眾、



情至問人中的盪盪

載運傷患。

「我們把傷患載到河濱公園；直升機來了，我們又把傷患抬上飛機。」

這些重傷患有些被壓傷、骨折；有的燙傷；有的待產。飛機來了，傷患家屬一窩蜂搶上前去，秩序大亂。消防人員不得不當起糾察員，一邊抬傷患上飛機，一邊安撫家屬，理出先後次序來。

第二天，救難人員和物資紛紛趕到東勢來，消防隊員還是不分晝夜地忙著。由於消防大樓震壞了，在河濱公園搭起帳棚，擺兩張長條桌子，寫張海報，就是消防隊的「克難」辦公室了。

連續四十八小時沒睡，大家眼睛都紅了。累了，就坐下來眯一下。劉嘉癸說：「到了第三天，全部的人都沒有聲音了，好奇怪。」

眼睛紅了，聲音沒了，都不打緊。連續一個禮拜沒刷牙、洗臉、洗澡，屁股痛得不能走路。

「痛得受不了，趁晚上沒人，跑到大甲溪去洗個澡。」劉嘉癸說：「溪水又渾濁、又冰冷。但是，洗一洗，好舒服啊！」鎖家駒一週後才回家，啞著嗓子跟太太說要洗澡。鎖太太帶著孩子，住在土地公廟的院子裏。院子搭了大帆

布棚，擠了九戶人家。

直到十月二十二日，才把所有的罹難者找到。

黃忠智和張弘暉支援王朝開挖，

天天與屍臭爲伍，整整一個多月。

「東勢每一條街都有房子倒塌，每一條街都有人死傷；每一幢棟房子都有損傷，沒有一幢是完好的。」一位長消難過地說。

地震一發生，除了家裏受災害外，義消幾乎全體出動，甚至連子女也都跟著爸爸出來救人。

「地震後，很多人從外地來。開想來當志工，能做什麼？」

消防隊員問：「你有工具嗎？」沒有。空著手，只好在旁邊待命。「我們人手少，沒辦法出去調查，明瞭並掌握狀況，無法給志工派工作，真的很可惜。」

第一線救災過後，全靠重機械開挖。挖啊挖，聞到屍臭味，才改以人力用



震盪中的|人|間|至|情

圓鋤、油壓剪去清。

黃忠智說：「王朝一期的罹難者，被梁柱壓住，肉還黏在椅子上，真慘！」他耐心地用板子把肉刮下來，放在屍袋中。

「每一具遺體都支離破碎；還有一具是身首異處的。」

直到十月二十二日，才把所有的罹難者找到。黃忠智和張弘暉支援王朝開挖，天天與屍臭為伍，整整一個多月。

在忙亂中，日子是怎麼過的都不知道。副大隊長太太送月餅來慰問。喔！才知道是中秋節。看到旗桿上降了半的國旗，也才知道是國慶日、雙十節！

東勢消防隊的辦公廳舍倒塌，只能用簡棚辦公；

慈濟受理後，不到二十天，

就為消防隊及家眷們興建了五間辦公室及四間宿舍。

地震後，全鎮停水停電，於是消防隊又負起送水的任務。到哪裏去載水呢？石岡水壩因為三處閘門嚴重下陷，所有的水一夕見底，全漏光了。

義消小隊長劉南熾請怪手在西湖公園開出一條路，讓消防車到大甲溪抽水。「雖然渾濁不堪，但是用明礬澄清後，也可以洗洗東西、洗洗澡。」鎖家駒說：「後來到石岡集水區載水，那就比較乾淨了。」

一兩個月下來，消防隊送水超過兩千車次，共兩萬多噸的水。

認真說起來，東勢消防隊也

等

災民，因為辦公廳舍梁柱受損、鋼筋外

露、扭曲變形、牆壁倒塌。救災器材無處收藏，文件資料更是無法存放。用帳棚辦公、住宿，全隊隊員身心都備受煎熬。

十月初，透過台中縣政府丁枝正，向慈濟請求興建組合屋。慈濟營建處副主任詹桂祺來看過之後，立即決定興建五間辦公室、四間宿舍給消防隊及家眷一個棲身之所。

「感謝慈濟志工，不到二十天，我們就搬進新家了。」

地震過後兩個月了，大家回想起來，好像一場惡夢。討論著，那時都吃些什麼？家裏人怎麼過的？

「哇！怎麼都想不起來？」劉嘉玲摸著頭，疑惑地說。

「我記得消防署有調派其他縣市的消防隊來支援。台北市、基隆市、新竹



縣……都有來。」

「我記得慈濟人在王朝大樓旁的八八八自助餐店煮麵給我們吃。」鎖家駒說。

地震過去了，家園待重建，心理也要重建。誠如黃忠智說的：「天天與屍臭為伍，大家都需要很長的時間來撫平這些傷痛，尤其是我們這些救災人員。每一種恍目驚心的狀況，都歷歷在目，因為我們無法逃避。」

水裏來、火裏去，因為這是自己的選擇；自己熱愛的工作，再怎麼艱苦，都「不能逃避」。

「從事消防工作，您，後悔過嗎？」

問遍每一個人，都說：「不後悔！」

沒有勳章，沒有桂冠，甚至沒有掌聲。在第一線，摸黑冒險救災，沒有鎂光燈。但他們無怨、無悔。他們都是英雄，真正的英雄，默默的英雄，無名的英雄。

向英雄致敬

敬禮！

土耳其・台灣 患難展真情

◎胡光中（土耳其台友會）

八一七、九二一，兩個看似再平凡不過的數字，卻牽動了台灣與土耳其兩地無數家庭心中的悲。

世紀末的大災難，

透過互助，

使得台灣與土耳其變成患難之交。

臺灣愛心動起來
土耳其情牽苦難

誠摯邀請您來參與大愛行列

胡光中





八一七、九二一，兩個看似再平凡不過的數字，卻牽動了台灣與土耳其兩地無數個家庭心中的悲，這兩個日子，讓人深刻地體會到世間無常。

發生在八月十七日的土耳其大地震，造成至少近四萬人傷亡、六十萬人無家可歸；相距僅僅一個多月後的台灣九二一集集大地震，竟也成了百年來台灣最大的災難！

兩千多人死亡、十萬人露宿街頭，世紀末的大災難，使得台灣與土耳其變成患難之交；慈濟人首先伸出援手，隨後土耳其救難隊也迅速趕到台灣展開救援，我想這是「大愛無國界」的真話吧！

【土耳其大地震】

我驕傲地告訴土耳其友人：

「這些幫助土耳其的朋友來自台灣，是我的同胞！」

我是一個僑居土耳其的台灣人，面對發生於自己家鄉及工作地點的兩次災難，感受到的又豈止是恐懼、悲傷！

八月二十一日晚，也就是土耳其地震後的第四天，我在伊斯坦堡的家中，看著電視新聞對大地震的報導，左上角死傷人數不停地跳動，心情愈來愈沈重，深覺自身能力單薄，感到無比傷心和無可奈何。眼看許多國家救援部隊相繼到來，面對台灣人對土國的災變冷漠，心裏真是失望透頂！

直到凌晨兩點多，思緒仍無法平復，於是提筆寫了一篇「救援土耳其，台灣在哪裏？」的文章，傳給聯合報主編，希望聯合報能多報導有關土國地震的消息，以激發國人的同情心。

八月二十四日，透過台灣貿協伊斯坦堡辦事處黃文榮主任介紹，與慈濟人見面，才知道台灣慈濟勘災小組早已於地震後第二天，由科索沃轉來土耳其，並就地採購了三千條毛毯及睡墊發到災民手中。和凱倫、竹琪、彥學、景貴近一星期的相處，從他們積極、謙虛惜福的做事態度中，不禁讓我這個自小生長在回教家庭、十五歲即出國到中國國家學習回教教義的回教徒，對佛教的看法完全改觀。

原來佛教不僅是在拜佛、念佛，更是實際以行動付出。因為證嚴上人說：「經是道，道是路，路是用來行的，不是念給菩薩聽的！」



九月初，由國際網路上得知全球慈濟人援助土耳其活動陸續展開，我指著那些手捧勸募箱、身著藍天白雲的慈濟人照片，驕傲地告訴土耳其友人：「這些要幫助土耳其的台灣人，是我的同胞！」當時，我感受到如海潮拍岸般的激動湧上心頭。

九月十八日，景貴兄等人回台灣募賑災基金告一段落，如約再次回來，更帶來新的朋友。丁寧兄、濟航兄，也帶來了全球慈濟人為土耳其的祝福，以及台灣小朋友親手畫的「愛心」圖。

【台灣大地震】

土耳其的朋友紛紛來電關心慈濟人，好多的祝福溫暖了我們的心。

九月二十日晚，慈濟朋友都在家裏，突然接到父親從台灣打來電話，急促地告知台灣大地震的消息。心想：怎麼會呢？怎麼那麼巧就發生在台灣呢？心中一直祈求著：不要有人傷亡啊！

不幸的是，十分鐘後，CNN快報發布台灣發生七點三級以上大地震，損害情形到目前尚不得而知。那一夜不停地播放著台北松山賓館倒下大樓現場搶救情形，整晚我再也睡不著了。

清晨到來，CNN仍以頭條報導台灣大地震消息，看到從直升機上所拍攝的中部震央畫面，心中一驚！怎麼似曾相識呢？回想和竹琪、凱倫到土耳其災區勘災時，撲鼻而來的屍體味道……不要吧！我所愛的台灣千萬不要發生這種事！

一整天的心神不寧影響了大家，從早到晚手機響個不停，慈濟在土耳其勘災時認識的朋友紛紛來電關心；那天，我們接受了好多好多的祝福，溫暖了我們的心。

另一方面，土耳其救難隊在十二小時內，召集了四十人到台灣救災。突然間，我感到「施」與「受」不再是單向的，愛的回饋力量竟是如此的大！

更令人驚訝的是，儘管台灣有災，而原本在土耳其的慈濟勘災小組仍堅守崗位，並另外從台灣調派人員到土耳其支援簡易屋的援建簽約事宜。土耳其媒體以大篇幅報導慈濟人的義行，說是「真正的人道救助」。我體會到這真是不



分種族、不分膚色、更不分宗教的大愛精神！

慈濟人在籌建簡易屋時，不但對象是災民而降低住屋的品質，因此簡易屋必須兼顧隔熱、防風、防水、防震功能；同時因冬天即將來臨，施工期要求短而迅速。看到慈濟人不眠不休、不計勞累地辛苦工作，真的感動不已！也激起我滿腔熱血，願意從旁協助奔波。

【苦難淬鍊】

有了考驗，我們手攜手共同走過的路，才更顯得有意義！

十月三日，回到台灣已經五天了，看到台灣各界不停地為集集大地震賑災而忙碌，在各媒體的災區報導中，總是看到慈濟的「藍天使」默默地奉獻。每個人心中都充滿慈悲，眼中都充滿自信，大家都相信這是考驗。有了考驗，我們手攜手共同走過的路，才更顯得有意義！

星期五到清真寺參加聚禮，遇到幾位在台灣讀書的土耳其學生。他們告訴我土耳其地震發生後，慈濟人如何在地震發生後，他們祖國做救災工作，而台灣大地震後，

他們又如何自動自發擔任救災隊翻譯義工，且到中區醫院探視病人的過程。

聽完後，我沒有說什麼，只給他們一個會心的微笑。因為從那一刻起，我知道我再也聽不到有人會說：「土耳其在哪裏？我看不道！」再也聽不到有人會說：「救援土耳其，台灣在哪裏？」

TZU CHI FOUNDATION

九二一跨海髓緣

◎ 李政道（慈濟骨髓捐贈中心暨免疫基因實驗室主任）

儘管大地震擾亂了一切，

爲了保障病人的生命，我向同仁醫師保證：

不管是用火車、飛機，甚至直昇機，

我都會想辦法把前來取髓的醫師和捐贈者的骨髓，

安全送抵中正機場，

及時飛往日本

TZU CHI FOUNDATION



九月二十一日凌晨，從睡夢中震醒過來，驚魂未定，心裏直惦記著今天安排好要送給日本 Nagano Red Cross 醫院的抽髓作業，能否順利進行。

【九二一·地震後六小時】

原定七點半的抽髓，

爲了確定中正機場班機正常起飛，

延至七點五十分才開始；

醫護人員在幾次不小的餘震中，

臨危不亂合力完成抽髓作業。

顧不得撒了滿地的書和小擺飾，天未亮，我便急速趕往醫院。剛踏進辦公室，電話鈴聲響個不停，又是日本 Keio 醫學院 Okamoto 醫師要求延期到明天再抽髓（自地震後他已數次來電），理由是萬一中正機場關閉、飛機停飛，送髓受阻反而會危及病患的生命。

我再三向 Okamoto 醫師說明不能變更的原因，因為病患已進行「殲滅治



療」，正在無菌室等待輸髓，人命關天，緩一刻送髓，病患生命便多一分危險。因此，我堅持一切仍照計畫行事，並保證不管是用火車、飛機或甚至直昇機，我們都會想辦法把他派來取髓。Watatabe醫師和骨髓，安全地從花蓮送達中正機場。

我請他通知仍住在旅館的Watabe醫師，依原計畫搭乘下午三點多的班機護髓回日本。為預防隨時有狀況出現，也為她訂好下一班五點的班機。

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說服Watabe醫師照原計畫進行。放下話筒，即刻撥電話到中正機場和花蓮機場，確定飛機起降作業一切如常，才化解了大家的疑慮。原定七點半的抽髓，等確定中正機場正常起飛，延至七點五十分才開始，醫護人員在幾次不小的餘震中，臨危不亂合力完成抽髓。

「Dr. Lee，七點三級的強震剛過，我竟能如期拿到這袋珍貴的骨髓，您們處變不驚、勇於負責的精神，令我由衷敬佩。」滿臉笑容的Watabe醫師，臨走時激動地對我說：「請代向捐髓者、證嚴法師及辛勤的工作人員，致上日本人民最高的敬意；並向災胞們表達我誠摯的慰問，祝福他們早日重整家園，恢復往日的幸福。」

【九二一·餘震大搖晃】

突然手術台一陣大搖晃，

推車上的手術包唏哩嘩啦掉了滿地，

五級餘震搖得很嚇人，醫護人員仍堅守崗位，
邊搖邊抽，完成任務。

回到辦公室，桌上放了好幾張從中國大陸各地傳真來的留言條，不一會兒工夫，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血液科黃主任來電話關心災情，並婉轉地關懷明天的抽髓作業。

他說話口氣故作鎮定輕鬆，但仍可嗅出他內心的壓力是何等沈重。已經做過「殲滅治療」的病患，毫無免疫力，經不起一點感染，如果骨髓不能如期送到，病患性命就堪虞了。

我告訴黃主任，慈濟醫院作業照常，剛剛才送走日本的取髓醫師。他如釋重負地說：「太好啦！您們的敬業精神太令人欽佩了，發生這麼大的災變，竟然還能照原計畫抽髓，湖南的錢小弟真是福大命大！」



將捐髓給錢小弟的是二十三歲的趙先生。他家住澎湖，是一位虔誠的基督教徒，體格健壯、剛退伍，為了捐髓而暫緩就業。

趙媽媽很高興兒子被配對上，還告訴他：「這是千載難逢的機緣。兒子呀！請為錢小弟禱告，願主能早日成全你們共結這分『髓緣』，挽救他寶貴的生命。」

下午，到花蓮機場接趙先生的而兄來電回報：沒接到人。明天早上就要抽髓，這還得了！想起趙先生為提供病患更優質的骨髓而改變自己的起居作息，每天喝葡萄汁、補充營養、鍛鍊身體，甚至為了省錢婉拒澎湖慈濟人陪他來花蓮……種種用心的舉動，使我堅信「不會臨陣脫逃，況且他也完全瞭解臨時反悔將對病患造成何種嚴重後果。」

近六點鐘，我正禱念著「阿彌陀佛」，趙先生從花蓮機場來電，氣喘吁吁地一再道歉說，原班機因地震取消，只好改搭其他班機。聞言，我鬆了一口氣，資料中心的工作人員也飛速趕到機場接他，結束了一場有驚無險的小插曲。

九月二十二日一早，如常進了抽髓。正當醫師聚精會神、用力抽拉著針

筒，突然手術台一陣大搖晃，推車上的手術包唏哩嘩啦掉了滿地，五級餘震搖得很嚇人，醫護人員在間歇性的幾次餘震中，堅守崗位，邊搖邊抽，抽抽停停地完成任務。

九點多，我提著骨髓液再次踏上兩岸三地漫長的送髓之途。輾轉香港到達上海，已是晚上九點，浙醫一院省血液中心的接髓朋友蜂擁而上，有的獻花、慰問，有的替我拿行李，我被人潮團團圍住，大家都對這例由震災區送來的救命骨髓讚歎不已。

我們一行人很快分乘兩輛車，鳴著警報器往浙醫一院奔馳。和我同車的浙江日報、錢江晚報記者，興致勃勃地詢問強震中抽髓、送髓的驚險過程，以及關於地震災情、捐髓者的感受和反應，她們要連夜發稿把台灣同胞的這分感人壯舉，刊載在報上讓大家知道。

「台灣遭逢大災變，救災都忙不過來，在這麼危難的情況下，您們還不忘遠方的病患，這分血濃於水的摯愛，我們永生難忘。」



晚上十一點，走進血液科病房，人們的掌聲及慰問聲劃破了寂靜的夜空，也溫暖了我的心。

「李博士辛苦您了，台灣遭逢大災變，救災都忙不過來了，在這麼危難的情況下，您們還不忘遠方的病患，台灣同胞這分血濃於水的摯愛，我們永生難忘。」鄭院長緊緊握住我的手，紅著眼眶說。

他遞了一封慰問災胞、感恩慈濟，以及關懷捐贈者近況的信交給我。我向在場的人闡釋「大愛無國界」的慈濟精神、「無緣大慈、同體大悲」的佛陀精神，還告訴大家，慈濟不僅是送髓，更重要的是要把「愛」帶到每個角落。

話剛說完，一群骨髓移植成功的家屬，扶著滿臉淚水的錢小弟父母到我面前來；由於得知台灣地震災情慘重，他們都很擔心捐髓者的安危，所以除了道謝，也請我轉交慰問信給捐髓者。

後記

午夜回到賓館，心中掛念著身材嬌弱、血紅素偏低的江太太，在昨日捐髓

給日本病患後恢復情況如何？

江太太是一位家庭主婦，平日熱心公益，能寫一手好字，先生在大學教書，家境小康。九二一大地震當天早上抽髓，健檢結果一切正常，只是血紅素較低，但醫師認為不影響捐髓。她是十八歲日本青年唯一配對上的人，為了要救人，她在等待捐髓期間每天注意產後生，我們也趁她住院捐髓之便，安排她多住兩天好好做個身體檢查。

第二天起個大早，打電話回慈濟醫院，護士告訴我江太太情況很好，貼心的女兒陪伴著她，心情愉快，傷口也不痠痛了。

回到花蓮，聽說江太太還發出二十萬元給慈濟賑濟地震災民。我去電關懷她時，她謙虛地說，「雖然自己並不富有，但比起災民和病患那是好太多了。我只是盡自己的一點小力量，算不了什麼。」

證嚴上人說：「能付出愛心就是福。」江太太擁有滿心的愛，我想她真是世上最有福的人。



震盪中的|人間|至|情

浙醫一院的關懷與感恩

台灣慈濟骨髓捐贈中心：

驚悉台灣發生七點三級強烈地震，造成人民生命財產重大損失，我們深表震驚和遺憾，並十分希望能為台灣地震災民盡一片愛心，提供我們力所能及的任何形式援助，並透過貴中心向骨髓捐贈者表示最深切的關心和慰問。

在貴中心的支持下，我們醫院已成功地開展七對非親緣關係異基因骨髓移植術。貴中心提供的志願捐贈者骨髓，已挽救了許多身患絕症病人的生命，這種大愛精神為癌症患者點燃起生的希望。我們和受惠於貴中心的骨髓移植病人及家屬，都十分關心慈濟基金會、慈濟骨髓捐贈中心和骨髓捐贈者近況，祈望大家平安，並順利克服這次突然降臨的巨大災難。

在地震發生後的第二天，貴中心又為我們醫院再次提供非親緣關係志願者骨髓，並由李政道主任親自送髓，這是貴中心和骨髓捐贈者克服地震後重重困難的又一次愛的壯舉；謹向貴中心的全體工作人員和骨髓捐贈者，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感謝。

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

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二日